

舊唐書

三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上

良吏上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薛大鼎

賈敦頤弟敦實

李君球

崔知溫

高智周

田仁會子歸道

韋機

權懷恩

馮元常

蔣儼

王方翼

薛李杲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歎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漢

劉昫等校
聞人詮校刻沈桐園校

代命官重外輕內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作三公世祖中興尤深吏術慎選名儒爲輔相不以吏事責功臣政優則增秩賜金績負則論輸左校選任之道皇漢其優隋政不綱彝倫斯紊天子事巡遊而務征伐具寮逞側媚而竊恩權是時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吏跨州連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黃悉奮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武德之初餘風未殄太宗皇帝削平亂迹湔洗汚風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爲寶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洎天后玄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泣方州或以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自武德已還歷年三百其間岳牧不乏循良令錄其政術有聞爲之立傳所冀表吏師而儆不恪也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雋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

政於越雋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
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
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解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
不敢擅佐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
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
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畧
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
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
流離君賓至纔朞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
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盧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
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
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

養爲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已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
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
寮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
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
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
加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或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
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教仁慈之俗政化
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言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養
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勅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
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
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
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
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

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皆大慙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遷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藁節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尋卒

李桐客異州衡水人也仕隋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寮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

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
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毀朝政僅而獲免後隋滅宇文文化及至
黎陽轉沒竇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叅軍貞觀初累遷通
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爲慈父後卒於家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祖駘散騎常侍父
政藻隋水部郎中大業末充使淮南爲盜所殺素立武德初爲監察
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
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
輦轂之下便弃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
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
叅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
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
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
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

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置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及將之任所餘糧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齎已之書籍而去道病卒高宗聞而特爲廢朝一日諡曰平其孫至遠有重名長壽中爲天官郎中內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則天擢令知流內選事或勸至遠謝其私恩至遠曰李公以公見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謝遂爲昭德所銜因事出爲壁州刺史卒至遠子畬初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廁養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事母甚謹閨門豈睦累代同居每歲時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尤病畬恐傷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于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憂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稱之及母終過毀卒于喪至遠弟從遠景雲中歷黃門侍郎太府卿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時官至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孫也父粹隋介州長史

漢王諒謀反授絳州刺史諒敗伏誅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後得還鄉里義旗初建於龍門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搃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衆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掾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鹽魚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鑑脚刺史永徽四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卒有二子克構克勤克構天授中官至麟臺監克勤歷司農少卿爲來俊臣所陷伏誅克構坐配流嶺表而死

賈敦頤曹州宛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關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

史也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潞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尋卒弟敦實

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坐預竇懷貞等謀逆伏誅

李君球齊州平陵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村閭外盜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遠申誠款詔以其宅爲譚州仍拜爲總管封平陵郡公君球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爲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義全府折衝都尉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諫曰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弃其地不足以

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卽天下敗矣天下旣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爲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轉爲靈州都督尋卒官

崔知溫許州鄆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真陝州刺史知溫初爲左千牛麟德中累轉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薛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斛薛不願遷移時將軍契苾何力爲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知溫前後十五上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穫後斛薛入朝因過州謝曰前蒙秦徙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

而去知溫四遷蘭州刺史會有党項三萬餘衆來寇州城城內勝兵既少衆大懼不知所爲知溫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党項之衆善才因其降欲盡坑之以絕後患知溫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戰誅無噍類禍及後昆又谿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党項餘衆由是悉來降附知溫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月遷中書令永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贈荊州大都督

子泰之開元中官至工部尚書少子譔之

譔之神龍初爲將作少匠預誅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實封二百戶開元初累遷少府監知溫兄知悌

知悌高宗時官至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累補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

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
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中
賀凱司經大夫王眞儒等俱以儒學授詔爲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
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廼稱疾去朕俄
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
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
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兼修國史俄轉御史大夫累表固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
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
督府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胤
嗣微弱將侯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
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
永淳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捷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
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捷子列渙並進士及第列歷禮

吏戶部三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右散騎常侍高
氏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列兄弟在父艱廬於墓側植松栢千
餘株又同時榮貴人推其友愛列子鍊渙子銖亦進士舉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弘陵州刺史襲
信都郡公仁會武德初應制舉授左衛兵曹累遷左武侯中郎將貞
觀十八年太宗征遼發後薛延陀數萬騎抄河南太宗令仁會及執
失思力率兵擊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陀脫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璽
書慰勞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轉郢州刺史屬
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
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
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劫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
殺之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爲太府少卿麟德二年轉右金吾
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頗譏其邀名仁會強力疾
惡晝夜巡警自宮城至於御路絲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庭引百餘

人躬自閱罰畧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遷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諡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戶部尚書歸道弱冠明經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仍通事舍人內供奉久之轉左衛郎將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入蕃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來朝宜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狂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於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狀求請兼喻其禍福默